

老马守山河

■杨明月 刘伦辅

情感兵站

眺望,军人的情感故乡

在过去的29年里,马山河一直是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某边防连的护边员,年轻战士们都叫他“老马”。

1995年,那时候的老马还是小马,26岁的他成为连队的一名义务信息员,为连队义务提供边防信息。

他的父亲马池云也曾是军人,家乡本在几千里外的安徽亳州。20世纪60年代,马池云响应国家号召,主动来到新疆,支援边疆发展。几年后,他就地转业,把家也安在了位于塔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马山河小的时候,常听父亲说,当兵就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在他看来,父亲用一生践行着自己当初的誓言。如今,父亲已有86岁高龄,家里四代同堂,由兵团一代变成了兵团四代。看着继承自己护边事业的孩子,他很欣慰,对子孙们说:“以后就把我的骨灰撒在这里,撒在新疆。”

童年时,马山河一直期待着长大后能和父亲一样穿上军装。然而,机缘不巧,他未能如愿参军入伍,便选择留在兵团,当了一名合格的军垦战士,一当就是大半辈子。

一年又一年,老马跟着边防连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官兵,走过边防线上的每一寸土地。“142”“尖尖坟”“小草坪”“哈萨坟”……这些地名在老马心里深深扎下了根。他知道,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长串的故事,而他的职责,就是守护好这一方土地,将这些故事讲给更多年轻官兵听。

“哈萨坟”是边防连一个非常重要的巡逻点位。即使是在狂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冬季,连队官兵也要克服重重困难,前往点位巡逻。

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,排长吴恺瑞一行7人外出巡逻,目的地是几公里外的“哈萨坟”。出发时天还算晴朗,可返回路上却突遇暴风雪,他们的通信设备失灵,与外界完全失联。茫茫雪海中,户外能见度极低,即使是再有经验的牧民,也不敢在这种天气外出。连队官兵心急如焚,只

能盼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快些停止。

得知有官兵失联,老马立刻动身,叫上儿子马彦共同外出寻找。由于失联官兵较多,两个人开着两辆车,义无反顾冲进了狂风暴雪中。

雪花如同密集的箭矢,不断打在车窗上。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,老马和儿子只能摇下车窗,不时把头探出窗外观察。可是,风雪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视线——行车近1小时,他们一无所获。

风雪路漫漫,两个小时,他们终于在一个被雪堆半掩的小坡下,寻到了7名几乎被冻僵的官兵……

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,可当老马想到当天的场景,依然忍不住哽咽——“我们找到他们时,他们很激动,但人已经冻得不行了,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……”老马说这话时,眼里闪烁着泪光。他的眼前,似乎又浮现出了当年那些官兵边打着哆嗦、边喊他“老马”的样子。他从没觉得自己有多伟大,他只知道边防官兵不容易,他们吃了太多的苦。

老马与边防官兵的情谊,是在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和并肩作战中得来的。老马年轻时,把官兵当成自己的兄弟;现在年纪大了,他把官兵当成自己的孩子。老马家离连队只有几公里,家里开了个杂货铺。在放牧种地之余,他还要进货看店,但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巡逻护边上。

几年前,连队附近的一座水坝施工,两名忙碌了一天的施工工人在桥洞下睡着了。巡逻完毕的老马行至此处,注意到了这两名工人的电动车。老马很敏锐:车在人却不在,这里靠近中哈边境,有越界风险。他立即向连队报告,连夜搜寻。果然,他们找到了一觉醒来,因为天黑迷失方向,差点越界的两名工人。

老马很忙,他春天忙着种树养树,冬天忙着清雪、帮助连队购置年货;平时放牧种地之余,还要看着杂货铺,又要护边巡逻……可只要有战士需要他的帮助,他总是随叫随到。

军士董尔强总是念叨着,老马对自己有“救命之恩”。那是在2022年冬天,董尔强在骑马巡逻时,不慎从马上摔下,半个身子动弹不得。

老马听说这一消息,立马开着自家小货车来了。在几名官兵的协助下,董尔强被抬上小货车,老马开车向着最近的医院疾驰而去。到达医院后,老马忙前忙后地帮忙办理入院手续、准备住院用品,直到董尔强完全安顿下来,他才安心离开。

老马对连队的深厚情感,连队官兵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如今,眼见老马年纪大了,一到周末,便有年轻官兵自发带着扫帚、抹布等卫生工具,来到老马的家中,帮他打扫卫生、整理家务。看到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,老马总是很开心。他喜欢和年轻官兵聊天,听他们讲讲工作生活上的烦恼,也跟他们说说过去巡逻的故事。老马常感慨地说:我们真的成了一家人。

每到春季,为了预防病虫害,连队需要给近处的200棵杨树刷上石灰——这任务很繁琐,需要人细心、耐心地完成。每年春天,老马都会准时来连队“报到”。后来,只要看到老马又端着“黄脸盆”搅石灰,连队官兵就知道——春天来了。

今年春天,因为任务繁重,连队人手不够,老马便把儿子马彦也带过来,一起给树木刷石灰。马彦长得和父亲很像,连队的老班长看了,打趣道:“老马,你儿子和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……看着他,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你带我巡逻的日子……”老马听了,爽朗地笑了。父子俩与连队官兵一起,提着沉重的石灰桶,拿着刷子,不辞辛劳地工作着。几天后,所有树木都被均匀地刷上了白色石灰,边疆的春天也因此更多了些生机与活力。

老马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,更喜欢和连队的年轻官兵在一起,他说——没有人能一直年轻,但总有一代代年轻人奔向军营,奔向边疆。

老马的名字“马山河”,是他的爷爷取的。老马很喜欢这个名字,也为自己守护了祖国的山河而自豪。他当护边员的这些年里,在他和边防连队官兵的携手守护下,辖区内边防安全稳定,没有发生过一起人畜越界事件。

“山河”是什么?老马说,山河是万家灯火也是万里边疆,山河无恙,是人民平安。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“排长,这就是剑麻林。”迎着海风,二级上士杨鹏对我说。

耳边涛声如雷。连队炮阵地前,密密匝匝长着绿色的剑麻,将坑道口掩得严严实实。在南方,剑麻并不少见,但海岛土壤贫瘠,海风从年头吹到年尾,平时所见都是稀疏的灌木。乍一看到生长得这么旺盛的生命,我一时有些诧异。

我想揪起一丛手掌大小的剑麻。没想到,它的根深扎在土壤里,拔不出来,叶片上的尖刺反倒在我手上“咬”出了几道伤痕。

“排长,你可别小瞧这剑麻。守岛的前辈种下它,因为它易植易长、四季常青。战争年代,剑麻林不仅是天然伪装,还能起到防敌渗透袭扰的作用呢。”杨鹏笑着对我说。

天幕沉沉,海面无波,天涯相接,让人一时分不清哪里是天,哪里是海。忽然,阳光刺破厚厚的云层,倾泻而下,照得剑麻闪闪发光。这些剑麻,是守岛官兵的“精神图腾”。

“你可别小瞧咱们这座岛,海岛虽然偏僻荒凉,但战略位置很重要,连队担负的任务很艰巨,使命很光荣……”望着剑麻,听着杨鹏的话,我良久无言。

那是2016年,刚从军校毕业的我,被一纸任命命令送到了海岛上。连队驻扎在万山群岛最深处,从远处看,岛的形状像一根细长的扁担,漂浮在茫茫大海中。岛不小,却只有寥寥几户渔民,无市电、缺淡水、蚊虫遍地,生活条件艰苦。再说,这是一个炮兵连队,而我出身步兵专业,到训练场上只能干瞪眼,随便拉出一个上等兵,专业素质都比我强。刚上岛时,想着要在这里度过好几年的时光,我内心焦虑彷徨,整日无精打采。

仿佛看出我的心事,到任不久,时任指导员的李准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:修整农副业地周边环境。海岛交通不便,上岛班船必经“无风三尺浪,有风浪滔天”的老虎口,连队更是曾创下58天无外来补给的纪录。官兵自力更生,从岩石里掏挖、平整出了几亩菜地。说是菜地,大家也在上面养花植树,用礁石贝壳垒出小景观,把它当成闲暇时散心消遣的花园。

接到任务,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对待。起初,我托人从岛外运上来一批玫瑰花苗,每天精心照料。可海风是咸的,海雾也是咸的,玫瑰没多久便枯萎了。我又托人找来一批果树苗。但这附近总有一群猕猴“光顾”,让人防不胜防。几天不到,它们把果树嫩叶吃了个

吹不灭燃烧的血液
帽檐上
有雷霆闪烁
飞鹰在头顶悬停
风暴已然悄然过境

夜风仍在吹
摸索、匍匐
突然,山头东侧
跃出一抹红

又是哨声,即刻点名
——每个名字都像山石般坚硬
群兽跟着一声声回应
吼出最简洁的誓言
一声“到”,气贯长虹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信仰如磐

■张德平

经中县,有一个叫羊岩子的地方
半山腰藏着个山洞
辽西第一个党支部

就在那里诞生

简陋的山洞里
曾燃起革命的火种
点亮大山的憧憬
十几平方米的洞穴
藏着不灭的信仰
几盏心灯,让整个辽西明亮

久久伫立
山洞无言
唯闻风的吼叫
似在诉说
——信仰如磐
锻造人的筋骨
如铁一般刚强

紧急拉动

■李正

哨声入梦,紧急集合
迷彩、背包、战靴
外腰带、水壶、军帽
黑暗中,疾行的队伍
仿佛凝成一柄利剑

山口的大风

战车情缘

■谢豪杰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营区的车场上,一辆步战车静静停在那里,车身在阳光下映照出泛着金属的光泽。汤坤鹏缓缓走向它——他曾无数次走向这个无言的战友,但这一次,却有着不同的意义。

汤坤鹏刚入伍时,还是个懵懂的青年。当被分配到步战车驾驶员岗位时,他望着那个庞大的钢铁巨兽,心中既兴奋又紧张。班长指着步战车,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好好干,这是咱的老伙计,你得把它驯服。”汤坤鹏用力点头,从此与那辆步战车结下不解之缘。

启动发动机,熟悉的轰鸣声在汤坤鹏耳边回响,像是出征的号角。训练中,他驾驶着步战车在各种障碍间穿梭。爬坡时,他精准地控制车速和动力,让战车稳稳爬坡;过壕沟时,他凭借丰富经验,计算好角度和速度,让战车跃起又平稳落地。战友纷纷朝汤坤鹏竖起大拇指,对他的车技点赞。

在一次模拟复杂地形训练中,突降大雨,训练场变得泥泞不堪。汤坤鹏驾驶着步战车在雨中前行,雨水打在车窗上,模糊了他的视野,可他凭借着以往驾驶的经验,准确操控战车绕过一个泥坑和障碍。“班长,这大雨里你是咋看见障碍物的?”一名年轻战士佩服极了。汤坤鹏咧嘴一笑:“练得多了就掌握了。”

在一次实兵对抗训练中,汤坤鹏所在连队担任穿插迂回队。随着训

行动教会我什么叫“苦中不言苦、苦中有作为”。

那天夜里,我辗转反侧,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一丛丛剑麻。在这贫瘠的土地上,剑麻能深深扎根,郁郁葱葱。人不也一样吗?应该跟剑麻一样,扎扎实实沉淀自己……我的心渐渐敞亮了起来。

春去秋来,等我种下的剑麻长到半人高时,我前往另一座海岛任政治指导员。

一次教育课上,我请刚下连的新兵写下自己的人伍动机。答案五花八门,有的是出于从军报国的理想,有的是为了实现儿时的夙愿,但也有些人抱着谋求出路现实考虑:入党、提干、考军校……

望着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,我内心不免怀疑:抱着不同念头来到军营的这些新兵,能适应海岛生活的艰苦枯燥吗?一代代守岛官兵传承下来的卫海戍边精神,他们又能不能接续?

出乎我意料的是,他们用实际行动对我的这些疑虑作出了回答。

我看到新兵小陈战术训练时手肘磨破、化脓,贴上两层创可贴又回到训练场。我看到新兵小钟为了提高高墙速度,在障碍场上一次次练习,哪怕身体狠狠撞在木板上也不叫疼。还有一名新兵在谈心时告诉我,曾经的他每天都迷茫过,现在虽有些辛苦却感到无比踏实……

看着一张张被海风烈日磨砺得黝黑消瘦的脸,那一丛丛剑麻再次浮上我的心头。我相信,这些新兵战士会扎根海岛,茁壮成长,将来又成为一片繁茂的剑麻林。

如今,我已经离开戍守了6年的海岛,但那一座座苍翠小岛,那如钢刀、似剑戟的剑麻和像剑麻般坚韧顽强的战友们,仍时时在我的梦里萦绕。



长征

第6326期



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——过黄泛区(油画)

吴云华作